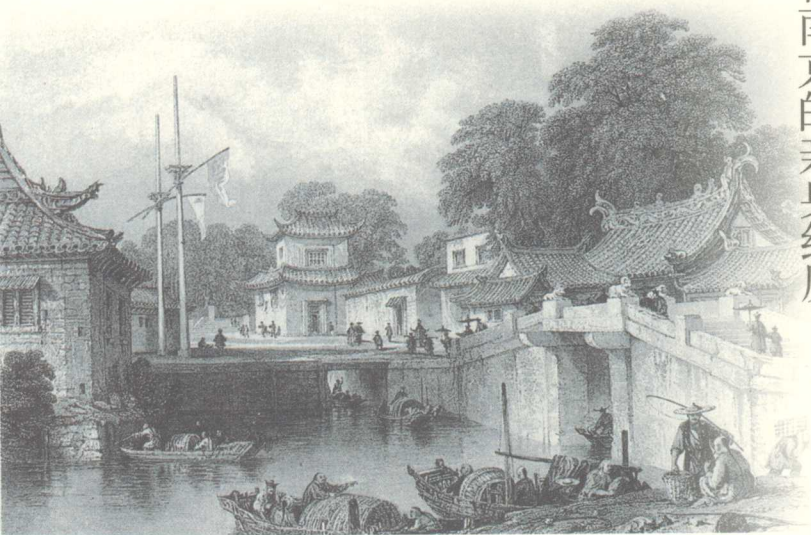


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

——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

[德] 骆博凯 著
郑寿康 译



南京出版社

[德] 骆博凯 著
郑寿康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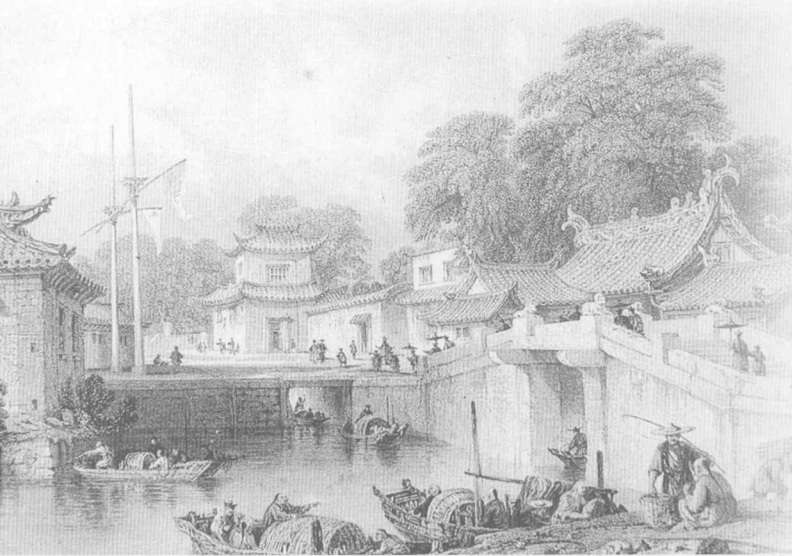


西方人看中国

Ein Westfale in China

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

——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德)骆博凯著;郑寿康译.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8. 4

(“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

ISBN 978-7-80718-378-5

I. 十… II. ①骆… ②郑… III. 游记—南京市 IV. K928.9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4889 号

丛 书 名:“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

书 名: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

著 者:(德)骆博凯

译 者:郑寿康

出版(发行):南京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 址:<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025—83283817(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webmaster@njpbs.com

责任编辑:鲍咏梅

装帧设计:郭春明

印 刷: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965×1270 毫米 1/32

印 张:8.875

字 数:239 千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18-378-5

定 价:25.6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出版者的话

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众多来华的西方作家中，我们选取了一些作品，结集而成这套“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他们之中有西方报刊派驻中国的记者，有著名的汉学家，还有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交官，或清廷所雇用的外国官员、教习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他们基本上以比较客观的笔调，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等方面作出了写实的描绘。中国近代的落后和衰败，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更多地表现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而这些著述恰恰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民族的自我认识。

不可避免的是，在中国人备受欺压的那些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记录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歧视意味。基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这些西方人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认识有其真实的一面，但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在主观上不可能不受其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其所记所述依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我们之所以忠实地保留了原样，其宗旨是为了展现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怎样的形象。我们相信，阅读这类图书的读者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水平对事实加以针对性地鉴别和分析。

译者序

这是一个德国人，姓骆博凯，名罗伯特，来自德国鲁尔工业区附近的伊塞隆小城。他原是普鲁士王国的一名上尉工程军官，1895年9月应清王朝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聘请，不远万里，来到南京。原定任务是视察从南京到扬子江入海口吴淞的江防要塞工事，并对此提出改进建议。后来因张之洞调离南京，去了武昌，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改变了前任加强江防工事的计划。此后，骆博凯努力争取，促使了南京陆师学堂的建立，并被任命为陆师学堂总教习，相当于主管培训业务的校长。他在陆师学堂完成了第一期培训任务，至1900年5月回国，在南京工作了4年半时间。

骆博凯从欧洲来到远东地区的中国南京，这里与欧洲各民族相比，思维方式和文化差异巨大，生活习俗不同，对他来说，南京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不易理解的，但也是新奇的。他放眼看中国，努力理解中国民众。他把在南京看到的和亲历的种种风情写信告诉远在伊塞隆的亲人，让自己的母亲、兄弟和姐妹也能认识和了解中国及南京，纠正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和错误观点。

骆博凯从1895年9月到1900年5月共给家里的亲人们写了近600封信，最终保留下来的有235封。本书收录了其中直接与南京有关的100多封，其他书信内容均为关于骆博凯的家务事，故未收录。

骆博凯在写给母亲和兄弟姐妹的信中曾多次提到,由于他在南京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写日记,只能忙里偷闲地给家里写信,报告他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和所思,要求母亲和兄弟姐妹们相互传阅后妥为保管,以便他日后利用,为此他对发出的信进行了编号。他在1897年写给母亲的信中说:“从1897年新年开始,我对写回家的信重新开始编号,写给你的这封信就是第1号。我去年寄回的1号至60号的信件希望妥为保管,它们对我十分珍贵,也许我以后还有可能要利用它们。”由此可见,汇集在这里的骆博凯书信,我们也可以将它称之为骆博凯的《书信日记》。

骆博凯来华期间,正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充分暴露出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割地赔款,西方列强纷纷涌来瓜分中国之时,中国一些有识之士试图用改良的办法,拥皇帝进行改革。张之洞聘请德国教官训练军队,加强江防,刘坤一建立陆师学堂和水师学堂,就是这种试图富国强兵的努力。但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反击下,改良派遭到彻底失败。骆博凯虽人在南京,却也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他的信中对此谈论甚多。他认为皇帝的改良虽然失败了,但他深信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终将崛起。他在1897年1月14日写给兄弟费迪南德的信中说,虽然中国“在中日战争中遭到了失败,但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这场战争给明智的中国人以很大的启示——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多……只要给中国以时间,消除它的混乱状况,实行新的政府体制,开发国内的巨大资源,它的4亿多人口具有接受教育的巨大能力,毫无疑问,就能成为令全世界肃然起敬的国家!”

19世纪末的南京风情是骆博凯书信中的主要内容。他对在南京亲历和亲见的事实,絮絮写来,真实生动,语言朴实风趣,读来令人兴趣盎然。

骆博凯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极为推崇和赞美。他在1900年11月29日德国伊塞隆文学协会基金会上作的报告中说:“除去中国人以外,地球上有什么民族可以为自己的古老文化感到自豪

呢？中国有多少发明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有瓷器、丝绸、造纸、印刷和使用指南针，还有众多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于13世纪从中国的皇宫返回他的出生城市威尼斯后，人们才获悉中国的伟大文化成就远远超过了意大利！”

骆博凯推崇南京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他走遍了南京的城市和乡村，游遍了南京的名胜古迹，饱览了美丽的自然风光，玄武湖、明孝陵等是他常去的地方。他极为推崇中国人尊敬长辈和商人讲究诚信的习俗，对美味佳肴更是赞不绝口。诚然，他也看到了中国许多落后的东西，例如官场的奢侈腐败，贫穷落后的农村，民众吸鸦片和不文明不礼貌不卫生的粗俗行为，对犯人的砍头行刑，女人裹小脚等等在他的信中都有详细描述。他厌恶宴请不是分食制，对用同一个杯子饮酒和别人用自己的筷子给他夹菜特别反感。此外，他还饱尝了南京炎热天气的痛苦和老鼠蚊虫的折磨。19世纪末的中国极为封闭，南京民众甚少见到外国人，为此十分好奇。骆博凯所到之处，不仅受到围观，连他的仆人也乐于窥探他的一举一动。他在1896年5月12日给大姐卡萝莉娜的信中说：“走在街上我们就是世界奇迹。我只要在路上站停片刻，一群好奇的民众立刻就会蜂拥而来，把我团团围在中间。只要我不生气，他们什么都想摸一摸：帽子，手杖，衣服，靴子等等。”“中国人的好奇心简直难以形容，我的仆人中有几个尤其特别。他们先用蘸湿的手指在我的纸糊窗上轻轻戳洞，透过手指般大的洞孔窥探我在室内的一切活动。”

骆博凯在信中还谈到了他的婚恋问题，十分有趣。他来华时已43岁，未婚。在南京有了稳定的职位和高薪收入后，多次谈到结束单身生活的问题，但并不打算迁就了事。他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欧洲女人，门当户对，最终却还是花大钱买了一个中国姑娘为妾。

到1889年末，骆博凯的第一个为期3年的聘用合同，以及继而延长的2年合同届满，他的去留问题成了他书信日记的一个内容。由于他在陆师学堂工作成绩突出，德方和中方都希望他延长合同，继续留

目 录

(一) 骆博凯的报告:《中国和中国人》	1
(二) 骆博凯及其家人往来书信	26
(三) 两江总督刘坤一给骆博凯的表彰命令	267
(四) 江南陆师学堂给骆博凯的公函	268
(五) 骆博凯的家庭成员	271
(六) 罗伯特·骆博凯简介	273

(一) 骆博凯的报告:《中国 and 中国人》

1900年11月29日于德国伊塞隆文学协会基金会上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文学协会基金会的庆祝会交给我一个光荣任务,要我在今天的晚上作报告。我的报告题目是《中国 and 中国人》,我想根据在中国将近5年的工作经历,谈谈这个远东的国家和人民。

我个人熟识的作家B·纳瓦拉曾是德国《远东—东亚劳埃德报》的出版人和主编,他在中国生活过20多年,最近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 and 中国人》的著作,在书市上引起极大的兴趣。我想引用他中肯的序言作为我报告的开场白: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令人感兴趣却又更被人所误解。因为,西方国家的人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从来就有一种偏见和歪曲的印象。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性、与世隔绝的生活以及独特的衣着、语言和风俗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又以他们对陌生民族固有的傲慢态度和自负心理看待他们,鄙视他们。于是在欧洲产生了那些对黄种人强烈的偏见,认为与他们有关的一切都是愚蠢的和滑稽可笑的。”

尽管如此,历朝历代的中国都是这个不朽民族的象征。如同地球上的一切国家和人民那样,经历过许多政治动荡,使那些强大的朝代皇冠落地。但他们依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在今天所有的国家中占有他永远不变的地位——我几乎可以说——是无法撼动的地位。

在这个如此巨大的国家里,生活着几乎占整个地球四分之一的人

口。他们是一个种族,今天的风俗习惯起源于最早的某个历史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就在这个民族已经达到很高文明水平的阶段时,欧洲的民族还远未开化。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民族及其人民值得我们予以极大的关注和研究。

总的说来,我们的同胞对中国的认识——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情况——大多还停留在学校里书本上的那些东西:眯缝眼,拖着长辫子,说一种我们一辈子也学不会的滑稽可笑的语言;女人都缠小脚,成了畸形;人们要是不听话,就要挨打;他们喝茶,抽鸦片,大多是一些怪人。他们对中国出色的国家机构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却知之甚少。至今出现在书市上有关中国的书籍尽管有时篇幅也很大,但只有极少数能引起更多读者长期地对之感兴趣和关注,绝大多数很快就被遗忘了。这些书籍的内容大多是肤浅的游记,其中有对民众生活的简单叙述,而且大多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这些作者都是有名的浮光掠影派,他们从一个地方匆匆地赶往另一个地方,了解到的当然都是道听途说的二手材料,写作风格肤浅,似乎只有图片才是这些书籍最宝贵的部分。我在南京多次接待过这些作家,给他们讲述过我多年和中国人接触与经历过的事情,以后承蒙他们好意给我寄来了出版的游记,其中有关我讲述的内容,成了作者自己重温亲身经历的事情。

你们——我尊敬的听众们——如果想听听我对中国人友好的评价,那我的任务就是要在今天的报告中对中国的状况作一个实事求是的、客观的评价。请各位允许我根据在中国 5 年的个人生活经历,主要谈一谈“中国和中国人”的情况。

1895 年,当时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受中国皇帝委托,聘请我作为工程军官去帮助扩建中国的军事要塞。那时我还在克虏伯公司工作。毫无疑问,张之洞是所有中国人中办事最认真和最具有进步思想的一位总督,当然我们不可能期望一个中国人生来就是亲外国人的。但在这期间他已完全认识到只有依靠外国人的帮助才能有效地提高他祖国的军事水平。

我在1895年11月到达南京后,去拜见了总督,当时就被委派去巡视扬子江从南京直到入海口的军事要塞,然后提出一份不偏不倚的评估报告以及新建要塞工程的改进建议。张之洞派了一艘中国军舰供我们使用,并签发了一份致所有中国将军、军营和军事要塞指挥官们授予我的全权证书。我的军舰高高的旗杆上挂着清朝政府的国旗,表示船上有一位高官。在经过的所有军事要塞,我都受到了隆重的礼遇,要塞工事上插满了彩旗,也就是说,要塞工事的墙垛上每隔15米就有一面丝绸旗帜,颜色十分鲜艳。中国人都是制作彩旗的高手。人们一定要亲眼见到这类装饰的彩旗,才会对它的效果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上岸时,轿子、架好鞍具的驴子、骡子、矮脚马都已等在那里,接我到有关要塞司令的衙门——政府大楼去。在到衙门去的途中礼炮声不断,驻防士兵列队欢迎,到处装点得五彩缤纷,场面显得异常壮观。欢迎队伍都跪下去朝我磕头——这是中国最隆重的欢迎仪式,士兵们手拍地面,一边磕头一边大声欢呼,还朝天鸣枪。在和司令员喝过不可避免的欢迎茶后,我很快就动身开始艰巨的巡视工作了。傍晚时分,被有关的将军邀请去参加隆重的晚宴。

宴会主人及其命令前来陪宴的高级军官和随从们都身穿丝绸官袍,辫子整齐光滑,脑袋的前部刮得又光又亮。这些高级官员给人以良好而整洁的印象,但这里的环境却令人寒心:裂开的墙壁上有许多污渍,椅子已修理过好多次,四周的墙壁上挂着各种各样的衣服,墙角处都是蜘蛛网,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灯,围着成群的飞蛾。室内弥漫着一种难闻的刺鼻气味。桌子上在每个客人面前放着一只碗,两只筷子,两只小瓷碟,一只碟子里装的是麻油,另一只是调料——我相信那是茴香。桌子中间是众多盘子,装满了各种蔬菜、肉汁、切成小方块的火腿肉、鸡肉和鲜辣汤。刚开始时,我小心翼翼地朝桌子看去,想知道类似刀叉和酒杯的餐具在哪里?竟然什么也没有!连桌布和餐巾都没有。桌子底下躺着几只癞皮狗,等着享用吃饭的人随手扔到桌子底下的肉骨头和残余食物。

去。中国隆重的盛大宴请通常有 50 道菜肴，我觉得部分菜肴的味道甚是鲜美。欧洲人经常会这样认为：中国的主要菜肴是狗肉和猫肉。但这完全是错误的。沿江沿海地区的动物性肉食非常便宜，根本就不吃狗肉和猫肉。但内地的情况就不同，这种动物肉在那里就是一种正常的商品。同样的情况是只有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才吃老鼠肉。在猫肉当中，他们更喜欢吃黑猫的肉，白猫和花猫不受欢迎，更多的地区根本就不吃它们。老鼠肉没有区别，无论是家鼠、田鼠或是水鼠都吃。就我而言，主人从来没有请我吃过狗肉、臭鸡蛋或者老鼠肉。

我觉得在中国吃过的最美味的菜肴有：鱼翅、燕窝和皮蛋。偶尔有人也会给我介绍味道确实鲜美的皮蛋制作法，也许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妇女和厨师们学习制作。制作皮蛋的方法：材料有草木灰、石灰、盐、水和许多芳香的植物配料，将它们搅拌成很稠的糊状，再涂在鲜蛋上面，然后密封在一个容器里，埋在地里至少 70 天（更正：40 天）。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埋在地里的时间越长，如同我们的葡萄酒那样，味道就越鲜美。经过 4 周或 6 周时间，一只鲜蛋就成了上等美食的皮蛋。

我享用过的美食佳肴不胜枚举。在饮酒不多头脑清醒时，在众多蘑菇和以各种方法烹调的鱼类菜肴中，我会很容易区分出哪些是好的。因为，每当美食端上桌，我的邻座立刻就会众口一词地赞美起来，这时不懂汉语的人也能大体理解它的含义。因为那都是从肠胃深处发出来的真实有力的声音。

美中不足的是喝的酒不符合我的胃口。因为在享用油腻的菜肴时给我喝的都是温热的黄酒。那是一种米酒，灌进一只小铁皮壶里放在煤油灯上加热，然后倒在一只针箍般大的酒盅里，必须趁热一饮而尽。站在一旁身上脏兮兮的仆人，每当客人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后，他就走来将杯子里剩下的酒倒回煤油灯上的小铁皮壶里，然后不加区别地再倒给其他人喝。如此喝酒也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这时，另一个仆人会端来一只脸盆，里面是热气腾腾的水和毛巾。他给每个客人递去一条从滚烫的水里取出的毛巾，只是轻轻地绞一

下,还是湿漉漉的,稍稍摸了一下热度就递给客人们擦脸和双手,用后使人有一种凉爽和舒适的感觉。第一次使用时感觉确实挺好。但这样每隔5分钟就来一次,毛巾搞得乱了,要用别人使用过的毛巾擦自己的脸就受不了啦!我很快就学会了使用中国的筷子。

在这些年间,我对中国无法推辞的吃喝已能应付自如了。只要在桌子旁一坐下去,我就给自己点燃一支雪茄烟,对着左右两边的邻座喷烟吐雾。这并没有使人产生不愉快的印象,因为用餐时间长,中国人自己也会抽起水烟来。这样我就能避开别人一再以使用过的筷子夹着油腻腻的菜肴放到我的麻油碟子里去。

为了制造宴会的热闹气氛,还请来许多歌女,坐在每位客人的身后。我身后经常围坐着4~6个这样的少女为我唱歌。这些漂亮的年轻女子虽然唱得很卖力,为我展示她们最好的绝活,但我无法不将她们的歌声比作绝望的嘶叫,如同猫被人踩着尾巴时发出的那种尖叫声。由于无法用语言和她们进行交流,我只得取一些蜜饯水果塞进歌女们涂着口红的小嘴里,对她们出色的音乐表演表示感谢。据我后来获悉,这种做法是违反中国礼节的,但在宴会主人颌首点头准许的情况下,少女们也乐意接受我的美意。作为回敬还礼,这些漂亮的少女也把她们亲自点燃的四只烟斗塞到我的嘴里。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啊!后来,我也邀请要塞司令官们到我的船上作客吃西餐,在这里我也有机会欣赏他们在使用西方餐具刀叉和食匙时的狼狈相,特别是他们对作为桌布和抹布使用的餐巾很不适应,通常将餐巾扔到地上。

我的工作事务相当艰巨。滔滔扬子江大约要比莱茵河宽6倍,而且位于入海口上游250英里处的南京段水深达100英尺。从南京溯江而上直到汉口可以通行一切海轮和大多数的军舰。为此,入海口要塞设施的主要任务是控制约10英里的水道。这是一项在我们国家绝对不会有海防工程任务,其工程的浩大,在世界可能也是少有的。

1896年初,我带着大量的笔记资料和草图回到了南京,忙着写我的巡视报告。这份报告我首先是用德语写成,然后必须再译成英语,因

为我那位动作迟钝的翻译官只能说很蹩脚的英语和汉语，最后再由张之洞总督的秘书们将英语译成汉语。我的报告经过这几道转译，经过那些毫无这类军事知识的人加工之后，变成了什么样子，只有天知道。总之，我作过一个试验，我请其他外国人将报告部分段落的汉语译文再转译成英语，变成了连我自己也看不懂的东西了。

中国人在巡视扬子江要塞工程途中给予我的隆重礼遇，使我这个初到中国的新人内心产生了这样的感觉：突然之间仿佛我成了一位东方的诸侯。不过，似乎到处都有这样的情况，中国也是如此，不会让树长得比天高。就在回到南京后不久，我受到了中国人的一次突然袭击，激动的人群朝我投石子，用竹竿追打我，幸而我骑的马跑得快，才摆脱了追打，没有受伤。过去了很长时间，激动的人群发出的吼叫声“打死洋鬼子”、“打死他这个外国佬”还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

后来我才获悉，以往性情温和的中国人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受到煽动才对外国“红毛鬼”进行袭击的。

根据中国总理衙门的命令，要征收某一地区农民的土地和房产，用于新建一个大军营，对征收的土地约定给予一定补偿。总督府的财政按时支付了这笔补偿款，经过一层一层官员的手后，这笔款额就没有了踪影，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除了空头的许诺外，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当运来了建筑材料，开始实施建筑工程时，农民们坚决要求兑现补偿款，那些当官的卑鄙地欺骗他们说，是洋鬼子把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了。于是，这些性情温和的中国人当然无法忍受了。赖岑斯泰因是一位按照德国模式组建起来的部队的指挥员，他要求我同他一起到正在建造中的军营去。由于赖岑斯泰因的马性子暴烈，我让他走在前面，大约距离 50 步，使我能够安心地熟悉新派给我的这匹官员坐骑。我们正以这样的距离毫无准备地朝建筑工地走去时，突然看到成百上千个情绪激动的男男女女高声吼叫着，举起竹竿朝赖岑斯泰因打去。我立刻用靴刺踢了一下我的马，想赶去帮助赖岑斯泰因。哪知道这时袭击的群众分出了一部分也朝我奔来。我看不见赖岑斯泰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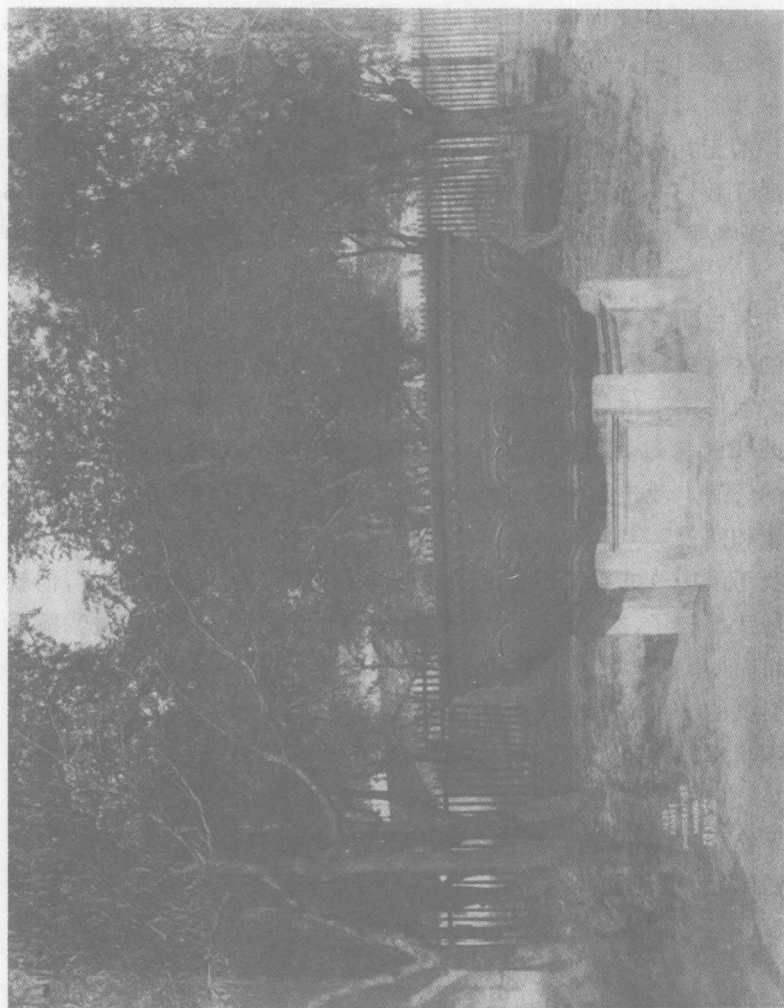
情况了,我身下的马也吓得颤抖起来,它突然腾空一跳,跃过了堆在地上的建筑用木材,避开了袭击者,大步飞奔起来,很快就摆脱了我的追踪者。赖岑斯泰因也猛力挥舞他的马鞭,飞快地摆脱了他的袭击者。但他多处被打伤,一位美国的教会大夫给他缝了好多针。

从那时起,我随身都带着一支 6 发左轮枪,特别是由于一些德国士官们的无礼行为在当地民众中间形成了敌对情绪。上海德国总领事曾建议我,在不得已的危急情况下,6 发子弹我只可以朝中国人打 5 发,必须将第 6 发子弹留给我自己。幸而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在发生了中国民众一再对德国士官们进行袭击后,这个部队连同他们的教官转移到了上海郊区吴淞口去了,南京的民众才重又恢复了平静。我后来工作的陆师学堂就在发生袭击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民众那时曾对我扔过石子,并用竹竿追打过我,后来成了对我相当友好的邻居。我走到哪里,他们都叫我“洋大人”,朝我深深地鞠躬,以示尊敬和问候。

我还没把改进要塞工程的计划连同图纸递交给张之洞总督,他就被调往武昌去了,换了刘坤一到南京来任两江总督。刘总督对我解释说,目前他不打算将大笔的钱用到要塞工程上去,而是要为训练部队备好必要的资金。我的工作也因此搁置下来。一名普鲁士的军官领着高额薪水却不用工作,这是没有先例的事。因此,我每个月都给总督递交一份关于筑路和造林等建议的报告。开始时他接过报告后,对我的工作还大加称赞,热情感谢,后来这种感谢的热情逐渐减弱了,我也感觉到我的那些报告只会给中国人增加麻烦。于是我只准时去领取薪水,不再写什么报告了,还是用这个时间去研究中国的风土人情吧。

不容否认,南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人们说,南京是同属人类摇篮的地方。因此,南京城内及周围地区的地下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和动物的遗骸。如果很长时间持续干旱,土地的表面就会开裂,



大报恩寺塔顶覆莲盆(摄于1890年)